

六一題跋二





跋題一六

(二)

撰修陽歐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畫

六 一 題 二 跋 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歐 陽 修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六一題跋卷之五

隋老子廟碑

開皇二年

右老子廟碑隋薛道衡撰道衡文體卑弱然名重

當時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錄之唐人

二字集本

作其碑後所題唐人姓名

字皆不俗亦可佳也

右真蹟

隋朱敞碑

開皇五年

右朱敞碑敞者榮從弟彥伯之子也按敞傳云

字乾羅而此碑字天羅傳云為金州總管而碑又

爲徐州總管碑文雖殘闕然班班尙可讀其述徐州事頗多事爲史家不取可也不書其官蓋闕繆也其字不同亦當以碑爲是余於集錄正前史之闕繆者多矣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書

右真蹟

隋龍藏寺碑

開皇六年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隋開皇六年建在今鎮州碑云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左威衛將

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恆州諸軍事恆州刺
史鄂國公金城王孝遷奉敕勸獎州人一萬共造
此寺其述孝遷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
然北齊周隋諸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
右集本

又 開皇六年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龍藏

集本無此二字

寺已廢

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

集本無此二字

門書字頗佳第不

見其人姓名爾碑以隋開皇六年立後題

二字集本作而

張公禮猶稱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

常齊遂滅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蓋

集本有

十年矣

集本有不
知二字

公禮尚稱齊官

集本無
此字

何也嘉祐八年九月廿九日書

右真蹟

隋太平寺碑

開皇九年

真蹟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

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

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
非久而衆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群賢奮力
墾闢芟除至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
出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爲文字
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爲然視其字畫又非常
俗所能益當時流弊以爲文章止此爲佳矣文辭
旣爾無取而浮圖固吾儕所貶集本所以錄於此
作鄙
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

隋李康清德頌

開皇十一年

右李康清德頌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爲聲偶而字畫奇古可愛康隴西狄道人也其碑首題云大隋冠軍將軍太中帥都督恆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頌予在河北時遣人於廢九門縣城中得此碑字多訛闕其後題十一年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年上有二字訛闕不可識按隋書開皇十一年歲在辛亥其二字

乃開皇也大將軍在酉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

右集本

隋梁洋德政碑

開皇十一年

右隋梁洋德政碑在今蔡州新息隋開皇十一年

行參軍事

四字集本作參軍

裴玉與州人爲息州刺史梁

洋建寶塔表德政碑按隋書志後周於新息置息

州至大業中州廢也

右真蹟

隋韓擒虎碑

開皇十五年

右韓擒虎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以隋高祖爲今
上乃隋人所撰碑文屢言虎字獨於名下去之若
避唐諱此不可知也今以碑文考隋書列傳其家
世官勲大略多同惟其在齊爲河長防主大都督
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白超防主轉洪超防
主傳皆無之又遷和州刺史而傳爲利州皆史官
之闕誤當以碑爲是而傳載闡羅王事甚怪而碑
無之使其實有碑不宜集本作應不書以此見史家之

妄也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右真蹟

隋陳茂碑

開皇十八年

右陳茂碑不著書換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隋書列傳載茂事尤多闕繆傳云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後數載卒而碑歷敘爲高祖寮佐時官傳雖不書可也其自爲黃門侍郎後又爲行軍元帥長孫覽司馬又爲蜀王府長史

大僕卿判黃門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
等官史氏皆不書蓋其闕也又據碑茂爲蜀王長
史而傳爲益州總管司馬碑爲太僕卿而傳云太
府皆史家之繆也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闕治平甲
辰秋社日書 右真蹟

隋蒙州普光寺碑 仁壽元年

右蒙州普光寺碑蒙州者漢南陽郡之育陽縣也
應邵曰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于沔故後人於育

加水爲涑陽西魏置蒙州隋仁壽中改爲涑州又
爲涑陽郡唐爲縣屬金州碑仁壽元年建猶曰蒙
州旣而遂改涑州矣碑無書撰人名氏而筆畫道
美翫之亡集本作忘倦蓋開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
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常自著之然
碑石在者尤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之自大業已後
率更與虞世南書始盛旣接於唐遂大顯矣治平
元年正月七日書

右真蹟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

仁壽二年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甲辰治平初月十日莆陽蔡襄記

右啓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學尤盛吾家率更與虞

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爲絕筆余所集錄
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往
往不著名氏每執卷惘然爲之歎息惟道護能自
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錄千卷止有此爾
有太學官揚褒者喜收書畫獨得其所書興國寺
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
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爲佳
物古人亦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正謂此也治

平元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宮書 右真蹟

隋鉗耳君清德頌 大業六年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其碑首題云大隋恆山郡九
門縣令鉗耳君清德之頌大業六年建字畫有非
歐虞之學不能至也碑云君名文徹華陰朝邑人
也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爲君長因以地
爲姓曾祖靜仕魏爲馮翊大守祖朗成集二州刺
史父康周荆安寧鄧四州總管別駕安陸龍門二

郡守而前史皆不載碑在今廢九門中余爲河北
轉運使時求得之

右集本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

大業十三年

右廬山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爲隋太常博士
時作不著書人名氏而字法老勁疑公之書也西
林道場者僞趙將竺氏捨俗出家名曇現始居於
此晉太和二年光祿卿陶範始爲現弟子慧永造
寺而號西林按兩京記隋嘗更名佛寺爲道場此

碑大業十三年建也顏魯公寓題碑陰百餘字尤
奇偉今附于碑後

右集本

又

右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在隋爲太常博士時
作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道勁世或以爲公自書公
時年尙少又字法與公書不同不知何人書也按
集本有韋兩京記隋改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中
述二字建故謂之道場也

右真蹟

唐孔子廟堂碑

武德九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爲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

二字集本作矣

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

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

藏之殆

集本作建

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書

右真蹟

千文後虞世南書

歲月未詳

右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爾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

用意便有優劣耶

集本作也

熙寧辛亥續

右真蹟

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

武德六年

右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武德中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迹文辭皆無取獨錄其書爾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

難於驟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益明月
與巖桂分叢迺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
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
習乎

右集本

唐幽州昭仁寺碑

貞觀二年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
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
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

集本

作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

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

右真蹟

唐呂州普濟寺碑

貞觀二年許敬宗書

右呂州普濟寺碑呂州者霍邑也唐高祖義兵起太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元年乃以霍邑趙城

汾西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更曰呂州太

宗十七年遂廢也

右集本

唐衛國公李靖碑

顯慶三年當載於後同是許敬宗撰附此

右李靖碑許敬宗撰唐初承陳隋文章衰弊之時作者務以浮巧爲工故多失其事實不若史傳爲詳惟其官封頗備史云爲撫慰使而碑云安撫使其義無異而後世命官多襲古號蓋靖時未嘗有撫慰使也由是言之不可不正又靖爲刑部尙書

時以本官行太子左衛率其封衛國公也授濮州
刺史蓋太宗以功臣為世襲刺史後雖不行皆史

宜書

集本有而不書者闕也六字

其餘略之可也故聊志之治

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

右真蹟

唐顏師古等慈寺碑

貞觀二年

右等慈寺碑顏師古撰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
破王世克竇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為陣亡士
薦福唐初起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

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
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
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之弊猶崇信浮
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爲可喜邪蓋
自古文姦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也
惟其可喜乃能惑人故余於集本有
其字本紀譏其牽
於多愛者謂此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
蹟

隋郎茂碑

貞觀五年

右隋郎茂碑李百藥撰其弟穎亦有碑在今鎮府
北大墓林中余爲都轉運使時得之隋書列傳言
茂卒於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
以碑爲正 右集本

又

碑在大墓林中余爲都運使時得之殆今蓋二十
年矣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御延和放進士
許將等及第明日歇泊假閑閱遂書隋書列傳言

茂卒于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爲正焉

右真蹟

唐郎穎碑

貞觀五年

右唐郎穎碑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穎父名基字世業而李百藥書穎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穎兄茂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所諱避而於書世次四字集本作百藥書穎父字而不名不詳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集本有穎

事唐爲大理卿隋唐之時屢
定律令蓋法吏也一十九字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

四日書

右真蹟

唐郎穎碑陰題名

歲月未詳

右郎穎碑陰題名柱國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
府國官一百七人合一百三十九人爲一卷柱國
府長史司馬掾屬各一人諮議記室司倉司功司
戶司兵司鎧司法司田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又有
參軍事五行參軍十人典籤二人常山國官國

令大農各一人常侍侍郎國尉各二人典衛六人
舍人四人城局廟長學官各一人食官廐牧各四
人典府長一人典府丞二人親事七十五人頴以
正觀四年卒此蓋唐制也

右集本

唐九成宮醴泉銘

貞觀六年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
九成宮卽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
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

右集本

唐歐陽率更臨帖

歲月未詳同是率更書附此

右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迺其餘事豈止士人模楷雖海外夷狄皆知爲貴而後裔所宜勉旃庶幾不殞其美也

右真蹟

唐岑文本三龕記

貞觀十五年

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字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山夾伊水東西可愛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龍門山壁間

鑿石爲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
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爲長孫皇后造也

右集本

唐孟法師碑

貞觀十六年

右孟法師碑唐岑文本撰褚遂良書法師名靜素
江夏安陸人也少而好道誓志不嫁隋文帝居之
京師至德宮至唐太宗十二年卒年九十七

右集本

唐皇甫忠碑

貞觀十四年

右皇甫忠碑著作佐郎李儼撰忠爲秦州龍門令

歲滿縣民前左勳衛裴公隱等一千三百人申省
請畱八座報云公等請來遲晚縣令今已替訖好
人堪用縣國共須豈一縣士庶獨懷悵或作悵惜所

請不允忠以唐太宗時爲令當時臺省文字如此
可愛泰州者義寧元年以河中之汾陰龍門置治
汾陰武德二年徙治龍門太宗十七年州廢今碑
後列縣人姓名有錄事鄉長鄉老里正縣博士助
教佐史等今之縣吏惟錄事里正其名在爾右集本

唐辨法師碑顯慶三年當載于後
同是李儼撰附此

右辨法師碑李儼撰辭純陀書純陀唐太宗時人

集本有
也字

其書有筆法其道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

意其當時必爲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
書亦不傳於後世余家集錄可謂博矣所得純陀
書祇此而已如其所書必不止此而已也蓋其不
幸堙沉泯滅非余偶錄得之則遂不見於世矣迺
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

勝數哉可勝歎哉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

右真蹟

唐孔穎達碑

貞觀二十二年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磨滅然尙可讀今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敕共修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以冲遠爲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

集錄所得以正其訛舛者亦不爲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翫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

集本無此六字

治平

元年端午日書

右真蹟

唐薛稷書

貞觀永徽之間

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顏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衷家所藏薛稷書君謨以爲不類信矣凡世人於事不可一槩有知而好者有

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
褻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畫之爲物尤難識其精
麤真僞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
必是秉筆之意也今梅聖俞作詩獨以吾爲知音
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
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
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

右集本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永徽元年
顏有意書

高朕之名於義不安頗疑有意得於古碑之訛缺
爾存之以俟博學者

右集本

唐徐王元禮碑

咸亨三年

右徐王元禮碑崔行功撰趙仙客書元禮唐高祖
子也以碑考傳年壽官闕悉同而碑云使持節徐
譙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又云贈大尉使持節
大都督冀相貝滄德魏博等八州諸軍事冀州
刺史傳云爲徐州都督又云贈冀州大都督傳旣

簡略又都無法而碑之所書亦失也蓋刺史非兼州之官都督非一州之號碑云持節徐譙泗三州

諸軍而傳獨爲徐一州刺史此其失也當如前史持節秦涼州諸軍事秦涼二州刺史乃爲得爾其書贈官則如碑之書是矣蓋爲一州刺史而兼督

八州軍

集本有州字

事爾都者有所兼總之名也此特

小故而余區區辯之者前史失之久矣又國朝自削方鎮之權而節度使都督無伏兼州而舊名不

除是節度都督自施於已此不可不正其失也治

平甲辰中元日書

右真蹟

唐龍興宮碧落碑

咸亨元年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為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為陳惟玉書李漢以為黃公譔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集本無此字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二白鴿飛去而篆刻宛

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
 龍集敦牂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
 子李訓誼謨為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
 有子訓誼謨而無謨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
 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年集本有立碑二字後十八年集本
 有碑有碑字有子訥不足怪而不應無謨蓋史官之闕也
 嘉祐八年十月四日書右真蹟

唐智乘寺碑

咸亨四年

右智乘寺禪院

集本有碑字

者唐鄭惠王所作也惠王

名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有子十人列於碑後而

第五子樂陵公闕其名按唐書宗室世繫表

集本作譜

樂陵公名球不知

集本有碑字

何為獨闕也今唐書年

表以嗣王敬為璫樂平公珪為樂安公新平公璲

為遂三者皆史家之失當以碑為正世繫譜牒歲

久傳失尤難考正而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

故集古所錄於前人世次是正頗多也治平元年

清明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吳廣碑

總章二年

右吳廣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廣字黑闥唐初與程知節秦叔寶等俱從太宗征伐後與殺建成有功至高宗時爲洪州都督以卒然唐書不見其名氏惟會要列陪葬昭陵人有洪州刺史吳黑闥亦不知其名廣也其名字事蹟幸見於後世者以有斯碑也碑字稍磨滅世亦罕見獨

余集錄得之遂以傳者以其筆畫之工也故余嘗
爲蔡君謨言書雖學者之餘事而有助於金石之
傳者以此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九門縣西浮圖碑

上元三年

右九門縣西浮圖碑唐應詔四科舉董行息文清
河傳音富德節書題云九門縣合鄉城人等爲國建
浮圖之碑浮圖在智矩寺中寺今亦廢碑上元三
年建按唐有兩上元此碑云歲在丙子乃高宗上

元三年也肅宗上元三年歲在壬寅爾 右集本

唐陶雲德政碑 永淳二年

右唐申州錄事張義感撰雲字大舉河南伊闕人也高宗時為恆州刺史碑永淳二年立予為河北轉運使至真定府見碑仆在府門外半埋地中命工掘出立於廡下字為行書筆蹟道麗而不著書者姓名惜哉 右真蹟

隋汎愛寺碑 大業五年 誤真此

李伯藥

集本作藥下同

字僅存其下磨滅而書字猶可辨

疑此碑伯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鬱然覽之
可以忘勅治平丙午孟饗攝事齋宮書南譙醉翁

六一居士

右真蹟

六一題跋卷之五

終

其下... 然... 書... 字... 尚... 可... 辨...

丙午... 畫... 煙... 何... 喜... 丹... 喜... 夢... 然... 贊... 之...

...

...

...

...

...

六一題跋卷之六

唐八都壇實錄

歲月見本文

右八都壇實錄換人名元質不見其姓又不著書人名氏其字畫亦可愛碑首題云大唐八都壇神君之實錄其文云都望八山之始壇也此地名山封龍之類有八因壇立廟遂爲號焉封龍山在今鎮州其餘七山不見其名又云漢光和中碑而今亡此碑垂拱三年立

右集本

唐魏載墓誌銘

歲月見本文

右魏載墓誌銘其序云祖徵諡曰文正父叔玉光
祿卿載以弘文生對策居甲授太常寺奉禮郎以
疾謝職尋調懷州司兵參軍屬惟集本作維下同揚詭道

不戢斯焚譴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終於
嶺外春秋三十有二所謂惟揚詭道者乃徐敬業
起兵於揚州誅武后不克也時敬業以前蓋屋尉
魏思溫為軍師集本作帥所謂譴及宗姻者疑敬業敗

載坐思溫竄死嶺南耳今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鄭公諸房都無思溫及載而叔玉但著一子膺爲
祕書丞豈載以官卑貶死無後而歿不見耶載死
不幸而家譜不錄史官不書八字集本作家譜史官不錄非事
載斯誌而誌錄於余其遂泯滅於無聞乎治平元
年四月廿三日書右真蹟

唐乙速孤神慶碑載初元年

右乙速孤神慶碑弘文館學士苗神客撰神慶唐

初仕三衛高宗時爲太子右虞候副率以卒乙速
孤氏在唐無顯人惟以其姓見於當時者神慶一
人而已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隨魏南徙而已其敘
神慶世次又多闕繆而此碑所載頗詳云其先王
氏太原人有闕文代祖顯爲後魏驃騎大將軍賜姓
乙速孤氏遂爲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
和仁郡公祖安隋益州都督父晟唐驃騎將軍乙
速孤氏世無可稱而其姓出夷狄莫究其詳惟見

於此碑者可以補姓纂之略以備考求故特錄之
右集本

唐薛仁貴碑

天寶二年

右薛仁貴碑苗神客撰云公諱禮字仁貴河東汾
陰人也唐書列傳云仁貴絳州龍門人又不云名
禮余家集錄薛氏碑尤多據仁貴子楚玉碑亦云
父仁貴爾仁貴爲唐名將當時甚顯著往往見於
他書未嘗有云薛禮者仁貴本田家子奮身行陣

其僅知姓名爾其曰名禮字仁貴者疑後世文士
或其子孫爲增之也列傳又載仁貴降九姓事云
軍中爲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
關仁貴卒於永淳中碑以天寶中建不載漢關之
歌不應遺略疑時未有此歌五字集本作
當時無此歌亦爲後
人所增爾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唐尹氏闕文

歲月見本文

右尹氏闕文在襄州題云唐孝子尹仁恕闕萬歲

通天二年旌表萬歲通天則天之年號也可謂昏
亂之世矣然尹氏猶見旌表孔子以謂忠信可行
於蠻貊信矣孝悌見尊於昏亂也

唐尹孝子旌表文

歲月闕

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
惜也

右集本

唐孝子張常洵旌表碣

貞觀五年
誤離在此

右唐孝子張常洵旌表碣文字磨滅僅可見其髣

髯蓋孝悌之爲名人之所甚慕而旌表非爲一世
勸也故特錄之者惜其將遂不見於後世也其文
辭筆畫亦自可佳然不專取乎此也

右集本

唐渭南令李君碑

聖曆元年

右鴻州渭南縣令李君清德碑馬吉甫撰按唐書
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
以慶山鴻門渭南高陵櫟陽置鴻州大足二年廢
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同前

右渭南令李君碑其首題云大周鴻州渭南縣按
新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渭南之慶山置鴻
門縣遂以渭南慶山鴻門高陵以置鴻州大足二
年州廢矣

右集本

唐流杯亭侍宴詩

歲月見本文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陽
畱宴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

汝水壞亭碑遂沉廢至正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爲
嶠之文仲容之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
自爲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
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
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是
以君子患乎多愛

右真蹟

同前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汝州溫

湯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中汝水
壞其碑亭碑亦沉沒貞元中陸長源爲刺史以爲
嶠序仲容書絕代之寶也乃爲之造亭立碑自記
其事於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
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賢者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
又錄之者特以仲容書爾是以君子患乎多愛

集本

右

唐司刑寺大脚跡敕

長安二年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
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
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
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
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
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
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

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有集本無此字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韓覃幽林思

武后時

右幽林思廬山林藪人韓覃撰余爲西京畱守推

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

年始集古金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

陽凡再登嵩嶽其始往也與

集本作以

梅聖俞揚子聰

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尹師魯王幾道揚子聰俱

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揚子聰已死其

後師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蓋遊嵩在天聖十年

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蓋

三十一年矣遊嵩六人獨余在爾感物追往不勝

三字集本
作可爲
愴然六月旬休日
右真蹟

唐武盡禮寧照寺鍾銘
景龍三年

右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豈其工書如盡禮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爾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歎今人之廢學也
右真蹟

唐韋維善政論
先天元年

右韋維善政論著作郎楊齊哲撰維先天中爲坊

州刺史齊哲所撰其實德政碑也特異其名爾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爲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如齊哲之文初無高致第易碑銘爲論贊爾

右集本

唐令長新戒

開元中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

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
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致集本作至太平
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
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
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
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嘉祐八年六
月十日書 右真蹟

唐華陽頌 天寶九年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

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
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
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
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
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
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
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
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

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

真可笑也

右集本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

開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爲余言邕之所書此爲最佳也

右真蹟

唐李邕嵩嶽寺碑

開元二十七年

右嵩嶽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

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閒
居寺仁壽二年改爲嵩嶽寺也

右集本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

開元十五年

右端州石室記唐李邕撰不著書人名氏考其筆
蹟似張庭珪書疑庭珪所書也

右集本

唐獨孤府君碑

歲月闕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
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

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祇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府君諱冊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終始

右集本

同前 歲月闕

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人家多有之而余所得蓋二面也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蕭誠書世

數數有之而此尤佳也

右真蹟

唐裴大智碑

開元二十九年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册碑字體同而最佳册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

集本有焉字

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右真蹟

唐張嘉正碑 開元二十六年

右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 集本有按字 李絳論

事集言吐突承瓘欲於安國寺為憲宗立紀聖德

碑乃先立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疏論以為不可

憲宗遽命以牛百頭拽碑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

建樓此碑有鄰又 字集本作文 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

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皆所為不

同各從其便爾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已上

六碑類李邕所撰不以歲月為序

唐郭知運碑銘 開元十年

右郭知運碑銘蘇頲撰其書知運子四人皆有次

第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張說亦為集本有知郭字

運撰碑其書知運子與頲集本有此碑二字正同而始書

知運傳書其子二人而無英奇英協英彥但云二

子英傑英又而已十八字集本作英傑英又而無英奇英協英彥而蘇張二碑又

無英

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

集本作它

闕略尚或

有之英又嘗為西川節度

集本有使字

其事甚著史官

不應失

集本作差

其世家而

集本有蘇張二字

二公作銘在郭

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闕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

也姑志

集本作誌

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

書

右真蹟

唐御史臺精舍記

開元十一年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

於佛可爲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
畏武三思乃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
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
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
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說救護得
免後爲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
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
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爲惡又爲虛語

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爲可知也故錄之於此其
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

三月九日書

右真蹟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

開元十四年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
敬忠其事跡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
體兼虞褚而道麗可喜然不知爲何人以其書當
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

擅旣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錄之
博慈所書碑祗得此爾尤爲可惜也治平元年七

月廿日書

右真蹟

唐景陽井銘

開元二十一年

右景陽樓下井銘不著撰人名氏述隋滅陳叔寶

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爲集本戒又有著作

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
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其

十一二叔寶事前

集本無此字

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

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
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
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
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嘉祐八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書 右真蹟

唐華嶽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

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集本有十字一人再題者

又三十一人集本有錄為十卷四字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

兄弟同遊或子姪竝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

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

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

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集本有歲在二字

丙午集本作子是歲天子集本有躬字耕籍田肆大赦羣臣

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

集本有歲在二字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

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

晉高祖入立蓋二字集本作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

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

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

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

存者獨五集本作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

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元年清

明後一日書

右真蹟

唐石臺道德經

歲月見本文

右老子道德經唐玄宗注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此本在懷州

右集本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

歲月見本文

右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并書注諸王列名附

唐玄宗諸子三十人其一為肅宗其七不及得封而早夭唐書列傳所載二十二人以注經列名

於此者十八人按

集本有明皇既書道德經七字

道士尹愔奏請

懷州依京樣摹勒石臺乃開元二十五年也皇太

子瑛以二十五年廢二十六年始立忠王瑱為皇

太子二十七年始更名紹則當書注時不得有皇

太子紹也信王瑄義王玘豐王珙陳王珪涼王璿

汴王敬皆以二十一年封當書注時皆年尚幼

集本

有疑字未能書而集本作又今經注字皆一體疑非諸王

所書而後人追寓其名爾舊唐書以信王瑄為瑱

濟王環為瓌壽王瑁為瑁瑁名集本有別字見於武惠

妃碑為瑁與此同當為瑁也集本無也字有不疑而三字此碑

列名既可疑則環瑱二名未知孰是也嘉祐八年

癸卯九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陝州盧奐廳事讚開元二十四年

右盧奐廳事讚唐玄宗撰并書奐為陝州刺史玄

宗行幸過陝州書其廳壁而刻之

右集本

唐鵲鴿頌

歲月闕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敕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鵲鴿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書

右集本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

歲月闕

右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并書余嘗見世有玄宗
所書鵲鴿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
人謂之老君廟也

右集本

唐裴光庭碑

歲月見本文

右裴光庭碑張九齡撰玄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
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
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諡曰克平帝聞特賜諡曰
忠憲今碑及題額皆爲忠獻傳云撰搖

集本
作瑤山往

則而碑云往記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

年見此碑玄宗自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為是集本有也

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萬回神迹記碑開元二十五年

右萬回集本有神迹記三字碑徐彥伯撰其事固已集本作可怪

矣玄宗英偉之主彥伯當時名臣也而君臣相與

尊寵稱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

得乎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

人俾皆信嚮

集本有故僧尼得享豐饒七字

而爾徒

二字集本作吾老子

高

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治平

元年三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安公美政頌

開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

事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道麗不類

婦人所書余所

集本無此字

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

筆

二字集本作筆書

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嘗

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

廢

集本作甚

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

集本有楷書于

二

陳游瓌等書皆有蓋

集本有唐二字

武夫悍將暨楷

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

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為爾唐人書見於今

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丘繆師愈之類蓋

集本

有又

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

矣余於集古不為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

日書 右真蹟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開元二十九年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 集本有林諤撰

三字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

下訖於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
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
書惟此高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於今者惟
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

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
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爲辨之治平元
年端午日書 右真蹟

唐郎官石記

歲月闕

右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
名此字真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
官姓名列於次而此本止其序爾 右集本

唐開元聖像碑

天寶元年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溫書唐開元之治盛矣至於

天寶而溢焉方其盛時人主意氣之驕超然遂欲

追真僊於雲表其夢寐恍忽集本作惚云有見焉者雖

是非真偽難明於杳藹亦其注心於物精神會通

集本作通會志苟至焉無不獲也唐書著集本作紀玄宗事

至於神僊道家頗集本作類不詳悉而此碑所集本無此字

載夢真容事最備故特錄之以見其集本作當時君臣

吁俞相與言語者止於如集本無此字此俾覽者得以

迹其盛衰治亂云

右真蹟

唐大照禪師碑

歲月見本文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員外郎盧僎撰伊闕縣尉
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
世入分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
及惟則也 右集本

唐舞陽侯祠堂碑

歲月見本文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則八分徐浩

篆額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修樊噲廟文及書篆
皆可愛也

右集本

唐崔潭龜詩

天寶五年

右崔潭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
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
者多矣李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
字尤佳若石經藏讚崔潭龜詩與三代彝鼎銘何

異 右真蹟

唐興唐寺石經藏讚

開元中

右興唐寺石經藏讚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世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爲苑咸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相稱也余家集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讚故尤寶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閱旣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彊於學也治平元年

三月晦日書

右真蹟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

開元十六年

右盧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八

分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

字集本作韓擇木等四家為最而

有鄰獨為難得慶曆中今昭文

韓集本作相

公在定州為余得此本余所集錄自非眾

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

右真蹟

唐植柏頌

天寶元年

唐世入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

者頗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潮僅有亦或作爾皆後

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

如前輩也 右集本

唐美原夫子廟碑 天寶八年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岳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何縣岳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去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

習遂以名家亦烏有集本有定字法邪至魏晉以後漸

分真草而義獻父子為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

此二人集本有則字皆不為法其藝誠為精絕然謂必

為法則初何所據所謂集本無此二字天下孰知夫正法

哉岳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博覽治平

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鄭預注多心經天寶九年

右鄭預注多心經不著書人名氏疑預自書蓋開

元天寶之間書體類此者數家如擣練石韓公井
記洛祠志皆一體而皆不見名氏此經字體不減
三記而注尤精勁蓋他處未嘗有故錄之而不忍
棄矧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錄者多矣余每著其所
以錄之意覽者可以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熱
翫此忘暑因書

右真蹟

六一題跋卷之六

終

六一題跋卷之七

唐開元金籙齋頌

天寶九年
衛包書撰

右開元金籙齋頌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爲古文實爲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爲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

右集本

唐龍興七祖堂頌

天寶十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筆有霈然所書多爲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爲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跡尤工非石刻比也

右真蹟

唐明禪師碑

天寶十年鄭昞之撰徐浩書

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饗致齋東閣書

右真蹟

唐徐浩玄隱塔銘

天寶十一年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爲惑於邪說者入字集本作之疑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今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 右真蹟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 天寶十三年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贊在文
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
俗登僊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
友 右集本

唐畫贊碑陰 歲月見本文

右畫贊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
州刺史韓思復刻於廟天寶十三年真卿始別書
之 右集本

唐顏魯公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
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
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
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
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
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
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於紀傳耳真卿大曆

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

右集本

同前

右魯公題名言

五字集本作顏魯公華嶽靖居寺東西二林題名靖居寺在吉州據

魯公言

永泰二年真卿以罪貶佐吉州據舊

二字集本作按

唐書列傳云真卿代宗時為刑部尚書為宰相元

載所惡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

為刑部尚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真卿湖州放生

池碑陰自敘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

嘗至破遂貶吉州

集本無此四字

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

貶爾嘉祐八年十月廿三日書

右真蹟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

大曆六年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僊之說釋老之為斯民患也深矣

右集本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

歲月缺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

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
 字者惟千祿字書注最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
 不同蓋千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道峻
 緊結尤為集本無此字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
 亦頗以為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
 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
 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右真蹟

唐中興頌 大曆六年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
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
石而刻之模打旣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
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
京畱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
尤爲難得爾

右集本

又

右中興頌世傳顏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崖石歲

久剝裂故字多訛缺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爲好事者嫌其剝缺以墨增補之多失其真余此本得自故西臺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舊本最爲真爾

真蹟

右

唐千祿字樣

大曆九年

右千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

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
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 右
集本

唐干祿字樣模本

歲月見本文

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
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
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
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譌謬尤爲學者

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
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
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
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
錄二本竝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摹本之多失真也
右集本

又

右顏魯公千祿字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

遽已譌缺蓋由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
繆尤爲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
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摹多而早損然
豈止爲工人爲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
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
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爲寶豈問其完不
完也故余并錄二本竝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摹本
之多失真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賜壽聖

節宴歸書 右真蹟

唐歐陽圭碑 大曆十年

右歐陽圭碑顏真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旣得顏魯公歐陽圭碑又得鄭真義歐陽諶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獨圭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

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
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爲南兗州而以連州爲陽山
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爲是而
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
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
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
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
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謚銘皆云

胤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為紇子其所失者四也
 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謀之卒葬在咸亨上元
 之間去率更未遠真義所誌宜得其實唯卒大曆
 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繫者多顏公之
 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
 銘闕其末數句不補

右真蹟

唐杜濟神道碑

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

之刀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
多矣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
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
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真者皆若是歟碑已殘缺
銓次不能成集本有其字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
中元假日書右真蹟

唐杜濟墓誌銘

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

法非魯公不能爲也蓋世頗以爲非顏氏書更俟
識者辨之 右真蹟

唐顏真卿射堂記 大曆十二年

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于石者
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祿
字書之類今已殘闕每爲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
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爲余稱顏氏書射
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

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爲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
右集本

唐張敬因碑 大曆十四年

右張敬因碑顏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
田中慶曆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
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
其殘闕者爲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
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

字畫尤奇甚可惜也 右集本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賞也廬陵歐陽

修書 右續添

唐顏勤禮神道碑 大曆十四年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序顏溫二家之
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
史省遊秦彥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溫大雅字彥

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顏氏喬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制思魯制云內史令臣

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不應內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將皆當爲名師古制有尚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右僕射申國公士廉又有吏部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也四人竝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玄齡士廉亦皆當爲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爲名也然余家

集錄有申文獻公瑩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
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爲其家作
記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爲字也然告身書字在
理豈安今新唐書雖云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
以高儉瑩兆記爲名則喬籀果爲字乎又按元和
姓纂封氏蔣人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
輿德如德彝又云德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
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尚可考求

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慎之至也

右集本

唐顏氏家廟碑

建中元年

右顏氏家廟碑顏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

右集本

唐顏魯公書殘碑

歲月闕

右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

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
云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
司業此碑云二子頰頰頰好爲五言詩授校書郎早
卒家廟碑亦云頰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
允臧同時臺省則爲允南可知不宜惟書頰事家
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爲崔器所賞小
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 右真蹟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

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

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

歲月闕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

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
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
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
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
干祿字書乃楊漢公墓本其真本以訛缺遂不復
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
則其堙沉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

右集本

唐顏魯公帖

歲月闕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

俗多傳謂之寒食帖

集本無此十二字

其集本有後字

印文曰

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

曰化鶴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

濟也

右真蹟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

歲月闕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

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為人

右真蹟

唐顏魯公法帖

虞世南帖附
歲月闕

右顏真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爲一卷顏帖
爲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
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
此本墨蹟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在於相家而
清苦甚於寒士嘗模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
公爲尚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
七十八字尤可愛在智永千字文後今附於此 右

集本

唐元次山銘

歲月闕

右元次山銘顏真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

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

二字集本作陳

隋之弊既久而

集本有其字

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

變而文章變體

集本作之

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

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

十二字集本作雖少雄健而意氣不俗亦

可謂特立之士哉

右真蹟

唐呂譔表

上元二年

右呂譔表元結撰顧戒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跌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

右集本

又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
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
得斯本而入于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
所載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集
錄實不爲無益矣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
書者顧戒奢也余得此本三十年矣暇日因偶題
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

右真蹟

唐元結窪罇銘

永泰二年

右窪罇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
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
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
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集本有
人字之汲
汲也右真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 永泰二年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
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

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

集本無此九字

君子之欲著

於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

蕭然臥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為而名高萬世所謂

得之自然

集本有者字

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

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右真蹟

唐元結悟臺銘

大曆二年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然來者安

知無同好也邪

右真蹟

唐張中丞傳

歲月闕

右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

集本無此二字

張巡許遠之事

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爲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大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

右真蹟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乾元二年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爲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旣而雨遂徙廟于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

右集本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乾元二年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

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
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真跡也

右集本

唐縉雲孔子廟記

上元二年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
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
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
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
甯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

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
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
人爲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
元之詔何也

右集本

唐裴虬怡亭銘

永泰元年

右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
吳王散花灘亭裴鷗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
李莒八分書刻于島石

四十六字集本作怡亭銘
李陽冰篆裴虬撰李莒書

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人常為江水
謂其地為吳王散花灘銘刻于島石

所沒故世亦罕傳鷗集本以鷗字作亭裴公作不知何人虬代

宗時漢本有為字道州刺史韓愈集本作退之為其子復墓

志云虬為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

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弟也治平

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薦饗攝事致齋中書東閣書

右真蹟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大曆六年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曆五年余自河北
都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
其下庶子泉管爲流谿今爲山僧填爲平地起屋
於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集本無此二字曰此庶
子泉也可不惜哉 右真蹟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歲月闕

右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僊雲洞口
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

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
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
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
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
泯沒於萬集本作後世者矣顧其道何如集本作如何也陽
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治平
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

右真蹟

唐裴公紀德碣銘

歲月見本文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
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做爲明州刺史密代
之爲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
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
之衝民物殘弊做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
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己亥乾元二年乃一百
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
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

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也考於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倣爲明州刺史至大曆十四年移湖州則倣密相繼爲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曆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粗定文人著辭以爲大康理亦可通

是歲廣州哥舒晃作亂海隅小寇豈謂此歟余以謂晃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父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亦或然也故并著之

右集本

又

右裴公紀德碣王密撰裴公名儻代宗時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碣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結亂甌越按唐自武德元

年至乾元二年實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
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
陽汝鄭等州皆陷於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
小寇考於史傳又不見其事然密當時人推次唐
年不宜有失王回曰大曆八年廣州哥舒晃作亂
此所謂海隅小寇者也自武德元年至是歲實一
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
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歟以是考驗理宜如此

又不知密意爲如何也姑志其語以俟知

集本有之字

者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唐玄靜先生碑

大曆七年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爲之篆額時人必稱爲一絕其爲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旣多

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
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
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必待知者
右真蹟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

大曆八年

右四絕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慎律師碑額也在揚
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
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爲四絕碑律師非

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

篆爾

右集本

唐滑州新驛記

大曆九年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不知作者爲誰然賈耽嘗爲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耽爲滑州刺史因見斯

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
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書

右真蹟

唐王師乾神道碑

大曆十三年

右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爲佳但
怪唐人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社
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
臺之名重於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
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以此

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
書爲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絕不行於世惟
余集錄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
纔三爾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

右真蹟

六一題跋卷之七

終

六一題跋卷之八

唐徐方回西墉記

寶應

年

右西墉記唐徐方回撰方回云寶應中爲南陽令得崔子玉所作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於廳之西墉按今西鄂石本末句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半石之末也今又亡矣惜哉

右集本

唐禹廟碑

大曆三年
段季展書

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

亦不偉於此治平二年上元日書 右真蹟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 大曆四年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固懷恩女也懷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回紇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書懷恩傳及回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有云二女遠嫁爲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

幼女也懷恩既反引羌渾奴刺為邊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唐大曆四年始

以懷恩幼女為

集本有崇徽二字

公主又嫁回紇即此

集本

有公主二字

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

右真蹟

唐僧懷素法帖

大曆十二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

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業至終老而窮年

集本無此字

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

是以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 大曆十四年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

從紳疑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

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曆中

蕭定又刊於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

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
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
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
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

右集本

又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
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堙滅開
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搨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

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爲記盧國遷
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
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
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
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
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

右真蹟

唐寶叔蒙海濤誌

大曆中

右海濤誌寶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海濤誌二曰

濤曆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體象六曰
春秋仲月漲濤解余嚮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
於座右之壁冀於朝夕見也已而夜爲風雨所壞
其後求之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
者皆云未嘗見也

右集本

唐鹽宗神祠記

大曆中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尚書郎張席自
言家寓解州爲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

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
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弊而州
縣吏緣以爲姦利棄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
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爲余復言前世鹽皆自
生開元中姜師度爲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
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
論鹽漫生之利官遂罷畦夫而公私皆以爲然而
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

結復銷不可畜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
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而擅其利與
夫鑿泉煮海不相爲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爲
決可信義方大曆時爲榷鹽使余家集錄古文不
獨爲傳記正訛繆亦可爲朝廷決疑議也

右集本

唐雁門王田氏神道碑

代宗時

右唐魏博節度使雁門郡王田承嗣碑營田副使
裴抗撰子緒碑節度判官丘絳撰按唐書列傳承

嗣十一子維朝華釋綸綰緒繪純紳縉而緒次當第七此二碑皆以緒爲第六子而無綰自緒而下有繪純紛縉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史之繆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錄其世次而已

右真蹟

唐李愷碑

大曆四年

右李愷碑李紆撰新唐書列傳云愷十餘子江涵
瀛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紆載愷子見於碑

者實十二人曰右補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瀕
左驍衛兵曹瀛硤石丞沆洪州別駕解洛陽尉渭
司農主簿汶又云公之薨也彭從玄宗南狩次公
而沒深授任他郡其在洛陽者長子江第三子涵
與華陰驍衛而又少子合六人皆從公殲於虜刃
硤石而下與衆孫之在者僅以孩提免如紆所記
愷子盡於是矣未嘗有源也紆但言衆孫孩亦不
云有未名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

言源爲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爲汶也又據碑
方愷歿於賊也彭深沆澥渭汶六子獲免而史惟
云源彭此當以碑爲正紆當代宗時爲愷作碑自
云與愷有通家之好幼奉升堂之慶宜知愷事不
繆也 右集本

唐甘棠館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
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

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畱於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畱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晉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爲陵庶幾復出以見於世其爲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

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為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

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 貞元二年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丈其敘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破墨姓處木討沙陁處蜜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儀微時所歷集本其後遂立大勳宜乎史略

不書也然唐書有處密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
突厥辭延陀別部名號余於五代史爲李克用求
沙陀種類卒不見其本末而參謂處密爲沙陀不
知其何所據也按陳翊子儀家傳亦云討沙陀處
墨十二姓與參所書頗同唐書轉密爲密當以碑
爲正

右真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

貞元十二年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翊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翊

之所書亦爲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使者五人據翊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同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不爲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

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
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

貞元十三年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洗撰碑云置齋郎六人唐自
高宗以後官不勝其濫矣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
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可知其濫官之弊然史家
不能詳載惟於碑刻偶見其一二爾治平甲辰秋

分後一日中書東閣雨中書 右真蹟

唐神女廟詩 貞元十四年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等作余
貶夷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蟆
碛水覽其江山巉絕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
秀每讀數千之詩愛其辭翰遂錄之 一有遂為
佳玩字 右

集本

唐馬寔墓誌銘 貞元十四年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
字法不俗故錄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

右集本

又

詹之文爲韓退之所稱遂傳於世然其不幸早死
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祇有此與福州佛記耳
尤可惜也

右真蹟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

貞元二十年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爲浮圖總悟作也石洪

爲處士而名重當

集本作一

時者以常爲韓退之稱道

也唐世號處士者爲不少矣洪終始無他可稱於

人者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

也而洪之所爲與韓道不同而執不相容也然韓

常歎籍湜輩叛已而不絕之也豈諸子駁雜不能

入於聖賢之域而韓子

集本有獨字

區區誨誘思援而

出於所溺歟此孔孟之用心也治平元年八月八

日書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羣臣祈禱余祈於

太社既歸而雨遂止某謹記

右真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

元和六年同是石洪撰附此

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故特錄之

右見綿本拾遺

唐賀蘭夫人墓誌

貞元七年

右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曾孫此石在

常州

一有陸監名齊望五字

右集本

唐陸文學傳

咸通十五年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
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爲茶著書
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嘗置一瓷偶人於
竈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
其傳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
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
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
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

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

貞元中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當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

右真蹟

唐韓愈盤谷詩序

貞元中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

正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其名泱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爲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爲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爲佳翫爾其小失不足較也

右真蹟

唐韓退之題名

元和四年已下七篇皆韓文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

石柱上刻之

集本有記龍潭
遇雷事六字

天聖中余爲西京畱

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裴回柱下而
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
者毋妄語笑以躡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
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
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於石也治平元年

二月廿二日書

右真蹟

唐田弘正家廟碑 元和八年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

惟昌黎集是余爲進士時所有最爲舊物自天聖

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

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

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

以校 集本有餘家二字 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

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 集本有今字 以碑

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爲正

九字集本作初
未必誤多爲校

讐者
妄改

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

讐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慎也

印本云銜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本改云
銜訓嗣事今碑文云銜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
妄改也

印本云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爲降以命書今碑
文云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明今碑
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為妄改也此類甚
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當慎也治平元年三月

八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

元和十五年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
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為集本蜿蜿
作云蜿蜿
地地小異當以碑為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

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

妄意

集本無此字

改易者頗多亦賴刻石爲正也治平

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羅池廟碑

長慶中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
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
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
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

自兵部侍郎遷吏部

集本有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字

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為柳人書羅池

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

集本有後三年字

愈作碑時

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

元年正月蓋後今傳模者

二十二字集本作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

元年正月蓋傳模者

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

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為涉荔子丹今蕉黃

蕉下加子

二十五字集本作此之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為步荔子丹

今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集本

作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

書 右真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 長慶元年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二字集本作韓集今

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爲正然時時得石刻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爲翫好而已黃陵碑以

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爲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唐胡良公碑

長慶三年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珣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以碑校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爲最精者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碑爲正茲不復紀碑云珣子逞廼巡遇述遷造而集本無巡他流俗所

傳本集本有又手有云遇或爲巡者皆非集本有也字當以

碑爲正治平元年七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歲月未詳

右韓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

求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只作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易

集本無此字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

語宜爲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

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爲

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爲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爲附益爾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唐高閑草書

歲月未詳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爲實錄矣永豐歐

陽修

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唐武侯碑陰記

開成二年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
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楊嗣復再題及其
僚屬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爲一卷唐諸
方鎮以辟士相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
鄉閭或名聞場屋者莫不爲方鎮所取至登朝廷
位將相爲時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
記裴度柳公綽楊嗣復皆相繼去爲本朝名將相
亦可謂盛矣哉治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書

右真蹟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

元和二年

右禱聰明山記盧頊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

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於後而

感

集本作覽

韓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為

重胤所縛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

甚明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

自古敗亂之國未始不如此也

右真蹟

唐侯喜復黃陂記

歲月見本文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
六陂黃陂最大漑田千頃始作于隋記云至貞元
辛未刺史盧虔始復之辛未貞元七年也碑元和
三年建喜之文辭嘗爲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
余之所得此碑而已

右集本

又

昌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之所見止

此一篇爾

右真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

元和三年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旣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竝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

力排釋老爲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

三月廿二日書

右真蹟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

元和五年

右南嶽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
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
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
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

意

右集本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 大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爲韻語旣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爲注以解之爲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爲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旣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爲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

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自此石爲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槓云修桐柏言碑則於理何稽也

右集本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

元和四年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適篆唐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集本作十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繼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適開元

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

集本有亦工八分四字

然

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為工而一時未有及者

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

集本無此字

集錄

求

集本無此字

之勤且博庶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

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

平元年二月七日書

右真蹟

唐陽公舊隱碣

元和中

右陽公舊隱碣胡証撰黎燭書李靈省篆額唐世

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爲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爲人所知者可勝道哉

右真蹟

唐于夔神道碑

元和中

右于夔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夔之爲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

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
其語雖拙蓋言其集本作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
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
弟可封好釋氏每非之于頔父也然可封之
後不大顯而夔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
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夔篤於孝
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執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興
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右真蹟

唐昭懿公主碑

元和中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鏞書公主代宗女也
號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
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

集本
作胥

以公主之因以為名

爾後世號某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為主而名
猶不失其義唐世始別擇姓名以加之如昇平之
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
字昇平公主

集本無
此五字

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

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李光進碑 元和中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為傳以附顏弼遂得其正 右真蹟

六一題跋卷之八 終

六一題跋卷之九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長慶三年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

右集本

唐張九齡碑

長慶二年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

改司勳員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

集本作云

張說卒

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

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

安祿山事

集本無此字

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

所請畱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爲語則略同碑

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

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

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爲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

書 右真蹟

唐田布碑 長慶四年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
文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
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
者 集本有
猶字 有幸不幸 集本有
焉字 各視其所遭如何爾
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
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爲無人而其顯赫不及

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

甲辰秋社日書

右真蹟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

長慶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爲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

可愛也

右集本

唐崔能神道碑

長慶三年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
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
金印者官制古今集本作古
今官制沿革不同而其名號
尚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
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
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
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
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

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

集本有而矣字

集本作今有

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

皆流俗相承不復討

集本作訂

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

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

實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代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

巷庸鄙人之所常爲德裕爲之有不足怪然以孔

子與老君爲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

罪耶今史記載孔子問禮於老聃集本作聃聃集本作聃戒孔

子去其騙集本作驕氣多愆而孔子歎其道集本無此字猶

龍之語著于集本作於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爲

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

蹟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開成五年已下三篇同是李衛公撰故

不與別碑

歲月爲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
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
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
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
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益
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
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

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
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
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壤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
此又近乎愚矣

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

開成五年

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
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
是大丈夫事蓋勇決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

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者誠哉是
言也熙寧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 右真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

會昌五年

贊皇文辭其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
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
也哉 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

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墀工小篆此豈其

筆耶

一作也

右見綿本拾遺

唐辨石鍾山記

大和元年

右辨石鍾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三子
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
畫亦皆可喜蓋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
書其殘篇斷藁爲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
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畱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
承流家爲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媮薄漸

趨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絕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
高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
名者世亦不甚知爲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
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
今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
頗爲劣而亦不爲俗態皆忘憂之佳玩也

右真蹟

唐法華寺詩

大和八年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

大和甲寅歲遊寺刻詩于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大和八年也

右集本

唐薛苹唱和詩

大和中

右薛苹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

集本有而宿尤有詩名六字

然

詩皆不及苹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邪

右真蹟

唐僧靈澈詩

元和四年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世俗相傳以爲俚諺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爲
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
知爲靈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唱和者
皆當時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佶也徐廣州者浩也
代宗時爲嶺南節度使

右集本

唐李藏用碑

太和四年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書玄度以書自名
于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
借之爾故存之以俟識者

右真蹟

唐玄度十體書

歲月未詳

右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
緒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
大體則同而文有得失故竝存之覽者得以自擇

焉

右集本

唐鄭澣陰符經序

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

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

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

集本無此十八字

公權書高重

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鉞皆在至

集本有於字

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為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

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

精故為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右真蹟

又已下七篇同是柳誠懸書或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遂求其經云石已亡矣常意必有藏于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鐫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遽錄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

右真蹟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

開成四年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

右見綿本拾遺

唐何進滔德政碑 開成五年

右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
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
制度甚閎偉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廨園中 右真蹟

唐李聽神道碑 開成五年 柳公權書

右李聽神道碑李石撰聽父子為唐名將其勲業
昭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當著其大節
其微時所歷官多不書於體宜然惟其自安州刺

史遷神武將軍史不宐略而不書者蓋闕也

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

會昌三年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錄顏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爲可

喜爾熙寧三年季夏旣望書

右真蹟

唐高重碑

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

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完故特爲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廿五日書

右真蹟

唐康約言碑

大中七年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爲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

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

集本有也字

約言在大

和開成間嘗爲鴻臚禮賓使又爲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爲使於其間約言又爲宣徽北院副使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復東林寺碑

大中十一年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

中廢之大中初黯爲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道麗可愛而世罕有之

右集本

唐王質神道碑

開成四年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并書質字華卿王通之後也開成中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

右集本

唐會昌投龍文

會昌五年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

去浮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
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爾
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
弟子南嶽炎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爲不繆矣蓋
其所自稱號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
與余嘗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
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
貪則其所爲與庸夫何異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

右真蹟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

大中

八年

右陳果仁告身并妻軫靜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
題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
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
政則明政二年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錄武
德二年四月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卽以稜

爲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
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呂
夏卿爲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爲子通僭號之二
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而唐實錄陳稜事
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爲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
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爲隋太僕
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弒沈法興果仁共殺祐起兵
據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

百官以果仁爲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
宣爲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閎
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中毒以死而宅疏言見屠
戮當以宅疏爲是德宣文辭不足錄獨採其世次
事蹟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真僞而少益於廣聞
煬帝本紀高祖實錄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
何哉

右集本

唐圭峯禪師碑

大中九年

右圭峰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迹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

右集本

唐濠州勸民栽桑敕碑

大中十年

余得劉莒修兗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敕乃知平章事非署敕之官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爲敕惟告身之制僅存焉

右集本

唐閩遷新社記

歲月見本文

右閩遷新社記唐濮陽宁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

六月關西公命遷社于州坤

城或作

凡築四壇壇社

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
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兩師廣丈而高
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
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於此記蓋大中時
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史爲福建觀
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以歲月推之關

西公者楊發也

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禮至大中時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錄此記以著之

右真蹟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

咸通二年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絢爲河中節度使乃刻于石絢父子爲唐顯人仍世宰

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絢爲文喜以語簡爲
工常飯僧僧判齋絢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
曰令狐絢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
文無他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
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 右集本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 歲月未詳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
篆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綱書懷暉者吾不

知爲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爲之傳
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
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
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
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
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集本有邪字臯夔稷契居堯舜
之朝其語言尚書載之矣與乎此也治平元年七
月十三日雨中書

右真蹟

唐孔府君神道碑

咸通十二年

右孔岑父碑鄭綱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
載幾戡戡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戡
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綱
撰綱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幾等尚在然
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
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
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繫子孫官封

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爲可據故竝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侍上御崇政疎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

右真蹟

唐白敏中碑

咸通三年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由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抵之甚力以此爲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

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冤者皆復其位
以此爲能其爲毀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
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爲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爲
據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茂事云桑道慕不知孰
是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 右真蹟

唐于僧翰尊勝經

咸通五年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適勁然失分隸
之法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爲流俗所貴

故聊著

集本作述

之庶知博采之不遺爾

右真蹟

唐張將軍新廟記

龍紀元年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魯事史
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錄者彥謙書爾彥謙書
頗知名於世故略存其筆蹟也

右集本

唐王重榮德政碑

中和四年同是唐彥謙書附此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
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黃巢平朱玫之叛

有功於一時而阻兵召亂為唐患者多矣碑文辭
 非工而事實無可采所以錄者俾世知求名莫如
 自修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
 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集本後世者毀譽善惡
 不可誣故也彥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字畫不甚
 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磻集本
作盤

溪廟記

咸通二年

右磻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為將嘗立戰功威

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雋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僂去之執此至愚下品皆知爲可笑而駢爲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集本作薰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集本增有而二字不爲哉右真蹟

唐梁公儒碑 天祐中

右梁公儒碑于廣撰王說書公儒者世爲成德軍將公儒當王鎔時爲冀州刺史以卒其碑首題云唐故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所領事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樞密使唐之末年内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僭置於此見之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其始置

集本有之字

時而今見於此

豈方鎮之職朝廷因而用之耶將方鎮之盛亦僭
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特以此錄之治平元年五
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唐花林宴別記 歲月未詳

右花林宴別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
余在滁陽遣推官陳詵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崖
土崩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模得之 右集本

唐陽武復縣記 貞元十九年

唐衢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而衢文祗獲此爾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

右真蹟

唐崔敬嗣碑

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爲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

三字集本作觀

其事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

此余屢以爲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

右真蹟

唐潤州隋羅尼經幢

歲月未詳

右隋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
王奩之書字畫頗爲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
右集本

唐夔州都督府記

會昌五年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堙沒者不可勝數
每與君模歎息于斯也如貝靈該繆師愈今人尚

不知其姓名況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

一爾

右見綿本拾遺

唐鄭權碑

寶曆二年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博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

右見

綿本拾遺

唐玉藻詩

沈傳師李德裕唱和歲月未詳

惠泉在今荆門軍余貶夷陵道荆門裴回泉上得
二子之詩佳其詞翰遂錄之逮今蓋三十年矣嘉
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歲月未詳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
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
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
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

八字集本作楊公者
震也其所不朽者
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

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

窮也迺知為善之堅堅於金石也
集本無也字 嘉祐八

年十一月廿日書
右真蹟

唐放生池碑
天寶十年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

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

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
集本有也

字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

不過故集本作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

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集本有人間之聖人五字地下之罪人矣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右真蹟

六一題跋卷之九

終

六一題跋卷之十

瘞鶴銘

歲月未詳 瘞鶴銘黃庭遺教經雖傳自疊而公疑唐人所書故附此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

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
同斯號者也

右集本

又

右在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
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
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
也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
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

逸是顧況道號銘其所作也 右真蹟

黃庭經 永和十二年

右黃庭經一篇晉永和
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
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為黃庭經者魏晉時道士養生之書也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者名曰內景而謂此一篇為外景又分為上中下三部者皆非也蓋內景者乃此一篇之義疏爾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景者尤為繁雜鄙俚之所傳也余嘗患

世人不識其真多以内景三十六章爲本經因取
永和刻石一篇爲之注解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
之惑於繆妄爾

右真蹟

又

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曰黃庭內景而謂此一篇
者爲外景又有分爲上中下三部者流俗所行又
別有中景者皆非也所謂內景者乃此經之義疏
爾中景一篇尤爲繁雜蓋妄人之所作也此本晉

永和中刻石文字時亦脫繆然此今世俗所傳頗

為精也

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黃庭別本

一作刻

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

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顏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

求訪以足口治平丁未閏月三日書

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

愛其字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博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于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竝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

右集本

遺教經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

書

集本有兩字

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

其精麤不同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
稷一云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
此頗同卽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
之蓋今士大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 右真蹟

小字道德經

開元二十七年

右小字八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氏亦不知其所
自來或云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今藏書之家皆
云未嘗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爲明皇書而

知非者以其

集本有首字

但題御注而不云御書也

右真

蹟

唐人臨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玄宗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爲可翫何必窮較其

真僞今流俗所傳鍾王遺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
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真不害爲佳物由是悉取
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資博覽云

右集本

小字法帖

此下皆跋法帖蓋模本也
故類於唐人臨帖之後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
帖私自模刻于家爲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爲
類散入集錄諸秩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

皆以小字爲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爲非
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本體
以此真僞尤爲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又

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
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
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分爲十餘卷以入集目聊

爲一時之翫爾其小字尤精故錄於此

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十八家爾

而流俗又自

集本無此字

有羲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

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爲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貳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

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爲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辟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 右真蹟

雜法帖六

一

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眇然都不復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憊精疲神於筆硯多閱古人遺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三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錄口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

矣寓心於此其樂何涯嘉祐壬寅大雩攝事致齋
閒題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
失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嘉祐七年大饗
明堂致齋于中書東閣偶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

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畱爲歸穎銷日之樂也
蓋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
時而厭爾然內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著
山林與著城郭何異宜爲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

亥清心堂書

右見綿本別
集三十三卷

懷州孔子廟記

後魏太和中誤寘于此

右宣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其書亦非佳獨

其字畫多異故特錄之以備博覽

右見綿
本拾遺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驅使官衙直

典然云米一作來不口者莫詳其語嘉祐七年五月

二十六日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浮槎寺八紀詩

右浮槎寺八紀詩者自云雁門釋僧皎字廣明作

集本無此字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圖經所無可以

資博覽浮槎山在今廬州慎縣其上有泉其味與

無錫惠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
記皆不載嘉祐中李畱後端愿守廬州以其水遺
余因爲之記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
怪前世遺而不錄及得僧皎紀浮槎八事亦無之
乃知物之晦顯有時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爲

僊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爲余言其山無
名上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
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
首尾又言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
日夕焚香拜金書字號爲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
曉也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
一中有不死術亦莫知其是非也

右真蹟

又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黃孝
立閩人也爲余說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
復鐫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
之形環布之又曰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
法事天日夕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口與此
篆正同然不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
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而詳焉
右集本

謝仙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真宮柱上倒書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真宮爲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摸于石慶曆中衡山女子號何僊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爲僊也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僊者靄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聞其說者於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僊名字主行

火而餘說則無之由是益以僊姑爲真僊矣近見
衡州奏云僊姑死矣都無神異客有自衡來者云
僊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一衰媪也嚮時蘇州
有一丐者臥道中相傳云是得僊者也自天聖中
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尚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
爲沈臥僊云臥而飲食不漏州縣吏屢使人監守
或潛伺察之皆實臥而不起亦不漏遂相傳以爲
神旣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喜爲之稱說者

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世人以爲僊者如此故并載之

右集本

張龍公碑

乾寧元年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潁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爲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溼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

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爲龍亦可謂怪矣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

右集本

又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

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
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

右真蹟

周伯著碑

右周伯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蓋官部春夫
開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磨滅無
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爲何人其僅可見者云
渤海君玄孫李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
曉而字畫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

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衛秀書梁思楚碑 上元元年

秀筆工之善模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爲未必同也

右集本

裴夫人誌 天寶四年

右裴夫人誌辭翰瀟灑固多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矮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

二者皆後得故續附於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

八日青州山齋書

右見綿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人家好事者類而模傳之爾

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

李西臺詩附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

困於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
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集本作已後稱李
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絕故
竝錄于此右真蹟

徐鉉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錯皆能八分小篆
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
爲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

能自奮然爲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
偽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
君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爲王
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
特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
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

二字集本作所聞

也治平元年

上元日書

右真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

紫陽石磬銘附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
唐庚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僞唐李煜自周師取淮
南畫江爲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
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
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
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
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
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

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

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昇之昇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

可不勉哉

右見綿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

集本有五代漢周之際為

湘陰公從事十二字

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

知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

石者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

校廢是謂

集本作爲

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

國家爲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

廢幾於中絕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

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

集本無此四字

嘉祐八年

十二月廿日書

右真蹟

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閒覽因題

右真蹟

太清石 集本 闕題名

余自至毫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皆 集本 已

入余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

闕題名 集本無 未有今 集本無 續錄於此熙寧元

年二月十九日書 右真蹟

太清東闕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
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檜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

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

右見綿本拾遺

賽陽山文

大和九年誤寘于此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孟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奕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鄰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己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

休止然筋骸憊矣尚此勉強而交遊零落無復情
悰其盛衰之際可以悲夫是時同修書者七人今
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彝呂縉叔劉仲更與聖俞也
存者二余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爲知制誥亦以封
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替之可歎者遂
并書之熙寧四月十五日病告中書

右見綿
本拾遺

六一題跋卷之十

終

此跋所論委涉雲霧無與前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其', '之', '一', '到', '世', '以', '想', '大', '長', '部', '同', '於', '善', '法', '小', '人', '心', '等.]

六一題跋卷之十一

書李翱集後

予爲西京畱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藁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

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篥者篥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

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

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

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
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
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
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
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至所謂與樂同其苗
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
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一作直不可
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

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誦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稿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翱集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一作識其性當讀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

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反復使其得志亦未必然

以韓為秦漢間好俠

一作事

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

一作論

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

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

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凡管

二字一作
作況迺翺一

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

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

一作而

無時爾此其

二字一作

是推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

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
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
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
之士能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
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
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
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翺憂者又皆賤一作
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

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
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
夫景一作皇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修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
竹林玉柸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
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
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

應募獻書者獻三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

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
無所謂西澗者獨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
漲溢但爲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潮不至
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邪然當時偶不以
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員外新授滁
陽欲以此事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

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
恐大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
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
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
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
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
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
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

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
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
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
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
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
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
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
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

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

一作怨

也故於

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
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
世必知有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
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
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
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
直言所生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
添之若作古人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

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未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

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
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師
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
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
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沖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爲大族其子弟從予學
者往往有聞于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

也廬陵歐陽脩書

讀裴寂傳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

絕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

二字作謀主

雖曰忠於所

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

以哉始寂爲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

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陷之遂開義師之

謀卒成唐室武周爲寇請行自敗不卽就誅者非

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
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勳庸不
至於此數以武德時一作官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
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緘一作滅口遂被流放列其
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
之功猶終不保况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

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爲奇贈
翰林東閣書

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鸞
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
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一作趣同歸豈非其精神
會通遂暗合邪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

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爲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攜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還之廬陵歐陽修

同前

李公爲人端重清方爲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適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脩覽其書知此道

七字一作風雅

寂寞久矣嚮時蘇梅

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

一作士人傾

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爲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

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爲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彥輔頗好學予爲

兒童時多遊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

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
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
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
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
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一有
而字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
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
于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

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
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
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
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
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于
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
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
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

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一有皆字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

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
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
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
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
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爲工以謂畫以形似爲難
鬼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

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
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爲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
其筆力精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
竊覽而嘉之題還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脩題

一作俗言見畫鬼神者易爲工以其人不常見
也然而隱見出沒於有無之際千狀萬態筆簡
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
輒驚絕豈不又難哉此畫雖所傳好本然其筆

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修竊覽而嘉之
遂題其後以還公期書室嘉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
鎮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
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
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
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

遭內艱去居于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
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
家予旣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
時唱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
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予與時寡合辱
公之知久而愈篤宐於公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
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予得之多
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
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
亡一作世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
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
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
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
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

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尚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爲動造精絕世人多藏以爲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予所好而吾家之

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
元日

書荔枝譜後

善爲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
理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
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十二
七字一作千態萬狀維不以智造而而其一無此字醜
力給一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巧
好精麗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爲之限

數由是言之又若有為之者一無此十字是皆不可詰

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

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管樂天二字一作人有感于二

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者惟一一無此字不兼

萬一無此字物之美故各得一作得各極其精此於造化不

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予少遊洛陽花之盛

處也因為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

譜之因念管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

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
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脩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
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而兼有人天之
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
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
却息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間覽題名不覺慨

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
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內制集序亦爲此語英
宗皇帝嘗加稱賞爲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
一居士書

跋茶錄

善爲書者以真楷爲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爲難義
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惟樂毅論一篇

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爲真本而
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
溫彥博墓銘亦爲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
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
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
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
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
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僮識其一二焉治平

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麓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

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

藏之寶息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
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
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
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
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
矣其遺迹尤可惜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
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局鑱甚嚴至和元
年秋余初蒙恩召爲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
密諭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
朝故事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爲職業至於進
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爲內相又謂之天子
私人其職在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
來選用非精緻上恩禮亦薄漸見疎外無異百司
若聖君有意崇獎則當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

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喧然共以爲非蓋流俗習見
近事不知學士爲禁職舊制不通外人也真宗時
劉子儀當直旣不爲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
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一作移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
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者多不宿宿
者算入晨出玉堂終日聞然吏人共守空院而已
職隳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故事流俗不
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于後治平元年清明

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
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狙皆
在屏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
也余自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
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裴徊畫下不忍
去也

跋薛簡肅公奎書

右辭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
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
於家人篋中因標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旣
銘之而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
八日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
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

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爲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嘗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難爲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已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

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
矣文思之衰邪茲爲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
月望日題

跋三絕帖

南唐澄心堂紙爲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
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爲
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
記六一居士

自漢訖隋唐五季未有集錄金石文字者蓋
自六一居士始後來趙德又王順伯黃長睿
輩接踵博訪樹幟辨論惟長睿培擊歐陽公
為甚自謂證據精確無毫髮之恨四明樓大
防又指摘其瑕題甘蔗云云以是益知考古
著書之不易韓元吉朱仲晦所以三復歎息
云海隅毛晉識

据文忠公自序云上自周穆王以來當以周

穆王刻石吉日癸巳一篇為卷首又據古敦
銘跋云作序目後復得毛伯敦龔伯彝伯庶
又敦三銘具列如左則此三銘宜在卷末矣
况自序又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先後即公
子渠亦未敢妄為詮次茲本乃周益公所編
但列時世之先後不大背文忠公取多未已
之意邪蓋周益公著作大率臺閣氣多而未
能精於考訂如韓城鼎商雒鼎古器終南古

敦叔高又鬻簋諸銘考其歲月俱得諸作敘
以前何故不列穆王之後殆所謂耳觀而乖
譌者歟今姑仍其舊集古錄跋尾十卷附外
集雜題跋一卷惟削去其篆書杜子美云東
木篆刻肥失真古今所恨爾晉又識

六一題跋卷之十一

終

